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十五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愼刑憲

帝王治平之要必奉行天討與天命交相爲用豈能去刑憲乎第本上天好生之心愼茲刑憲而已愼刑憲不可不詳丘臣有總論制刑之義又分論用刑之目一曰定律令之制二曰制刑獄之具三曰明流贖

之意四曰詳聽斷之法五曰議當原之辟六曰順天時之令七曰謹詳讞之議八曰伸冤抑之罪九曰慎災眚之赦十曰明復讐之義十一曰簡典獄之官十二曰存欽恤之心十三曰戒濫縱之失合此十三目以質諸制刑之義而所以慎刑憲者道不出此身治平者可不知此要乎 臣謹删繁續衍得其精義附以新得備述于後

總論制刑之義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
萬世論刑之祖象以下七句凡二十八字
是聖人制刑之常典欽哉二句凡九字是
聖人恤刑之常心象如天之垂象示以典
常之五刑此不可宥者有流以宥此五刑
是從重減輕然輕無金贖五刑之外有鞭
扑更輕於流宥金贖以贖鞭扑不贖流宥
一重四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所遭

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若怙終不改必刑不宥況金贖乎一輕一重仁至義盡法之權也經權並用莫非敬意敬莫非憂恤非偏姑息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舜命臯陶明刑以弼教全重明字明則明夫兵端肇于寇賊姦宄有同蠻夷故不可無刑明則明夫服刑之三就象刑有輕重明則明夫流宥之

三居流刑有遠近此仁至義盡所不可不明者必有此明乃能見信益見不可不明也一言欽恤一言明允兩意並用聖人好生之德已于此見大禹謨帝曰臯陶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此舜歸功于臯陶之種德全是明弼教之刑期予治亦期民無刑以協中此種德之功已在朕心更欲其勉于終也

民不犯刑官若虛設種德惟陶知德惟帝也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此皐陶不居種德于已必以稱帝盡美盡善謂之罔愆臨下十句罔愆之實簡于臣尤寛于無知之衆罰弗刻賞可延宥以過刑以故此刑賞之定者仁行法中罪疑輕

功疑重寧不經過可宥此刑賞之疑者仁
溢法外此罔愆之德即好生之德與天地
生生之大德合而爲一民心所以洽有司
所以不犯民之中皆帝之中也帝稱皐陶
惟德皐陶稱帝亦惟德德曰好生莫非是
仁亦莫非是欽也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
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武王告康叔至衛宜敬明乃罰小罪是故必殺大罪若自輸眞情不可殺敬明惟此也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刖人此教康叔以奉天行討不任己私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此戒叔以用殷法治殷人無泥古無自用然無矜喜有此三戒莫非敬明也立政周公戒成王曰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此以庶獄繫民生命一務和調之勿示人以間一以勿誤爲正以正爲治一以已之勿誤聽之有司中之牧夫以牧夫爲吉士也呂刑穆王述古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言伯夷之在虞廷以降典而折民入刑之路此信禮刑相爲表

裏出禮則入刑制禮以止刑探本之治也
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
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
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此言皐陶教百
姓以敬德由制于刑中無少差謬此敬德
即天德克勤自君臣始穆穆明明灼于四
方罔非勤德不用刑也灼有弗灼乃明刑

刑必中率治于民輔其常性刑亦德也以
中典獄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
盡法於賄賂之人不爲威屈不爲利誘敬
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太公至正純乎天
德天之大命自我作即自我配中之至也
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
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此穆王命同姓諸侯以勸

獄之道必揆諸天天以刑齊民機懸一日一成不變惟此一日民有非終怙終兩情天命此决敬迎天命非以迎主心主雖辟汝天勿辟主雖宥汝天勿宥惟一敬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三德成而天命在一人是謂大慶民賴承寧在此一日之勤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此告諸侯以祥刑毋爲殃刑祥在安民安民之

道先擇吉人人必敬敬必慶罪非自造爲
人所累者以情原之民此安刑此祥也曰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告以刑罰的中之道法以情遷則因人
情而權其輕重法與時異則因世變而權
其輕重刑罰二者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
不齊之法矣然有次序有統會權亦是經
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理此刑之所以爲

祥民之所由以安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王詔來世以祥刑者惟德之中以刑之中為德即以為慶以為祥非古哲人無此無疆辭也以中德釀祥刑以祥刑保嘉師不負王受知所監也允執厥中大舜以之而傳道即以之而恤刑故皐陶制民于刑之中傳及武王以之告康

叔傳及穆王以之作呂刑莫非中也周禮秋官司寇帥屬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建邦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糾民五刑曰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此三典五刑與建六典以爲民極實相表裏刑雖屬於秋官五官不得則亦不治聖人所以爲民極者亦此典此刑也大戴禮曰刑罰者

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此見古者待刑人之嚴非故絶之欲人知所懲而不敢爲惡所絶者少所全者衆

聖人大公至正之仁也禮記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備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言刑以弼教教本天倫倫重父子君臣必麗事必權精義必有所別必有所盡意以論之慎以測之別以協于權悉聰明以察詞色尤致忠愛體之言意之表盡心於別欽恤意也又曰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言無赦

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禁於未然應於已然無非安民意也易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以二五兩柔馭服四剛噬而不噬用獄之中正者天下之患莫大于間袪天下之患莫大於去間明威並行妙于中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此以柔中之明明四罰卽

勅三法庶無間端不待噬而嗑此剛柔相
濟化間妙用與後世之用獄深刻者異也
卦辭主剛柔相交得合去間言六爻又不
盡然上位高有過初位卑有不及二又乘
初承上皆不能去四去間不可用剛猛惟
在五金得二黃處貞之厲用機宜酌事理
閑迷途廣曉喻以啓其去惡遷善之端无
四之咎四變而之善艱從五貞得初金上
矢不期合而合所以化凶爲吉者五之善

化有以大畏民志也初二三之得無四咎者均有藉于五耳不然滅趾滅鼻遇毒與上之滅耳何以異哉文言以小懲大誡爲小人之福是四之得五而化也以小善弗爲小惡弗去爲小人之禍是四之自外于五也上之化下妙在一貞而已不專恃刑以爲治也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此以九三之貴明乎庶政得正人之義易五之敢爲上之止无敢

折辯四獄不過用明是刑之得中者非委
獄不折也噬嗑主剛交柔柔交剛以此得
合賁主柔文剛剛文柔以此成賁均在去
間均不輕用其明也旅之象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以明慎
兩端用不得巳之刑當決而決不留滯以
累人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心也豐之象
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以二
之明剖折上獄无有隱情以四之動推極

刑之无有罔法此明動相資日中之治常在天下也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以三議上之獄以四緩其所議得當後已無輕置之死議獄是爲獄成而孚緩死是爲輸而孚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合五卦象而言噬嗑豐離兼震賁旅離兼艮中孚兌巽中互成大離亦兼震艮可見獄以明爲主而震動艮止不過用明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莫非至誠惻怛

之意聖人所以欽恤此刑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此言刑罰必本之禮樂非專用刑也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以生道行殺道非專用殺也舜典所言已盡制刑之義況康誥呂刑周禮禮記言之尤詳乎孔子言之於易象言之於論語莫非好生之心孟子一言以該之曰生道此足爲制刑之準班固漢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

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死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

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
獄者求所以生之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
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固此言非獨漢世治
獄之失後世之獄亦多類此所謂制禮以
止刑猶隄之防潚水深得帝王爲治禮刑
先後之序其嚮隅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
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人主詳此寧無
揚乎杜林言於光武曰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圜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濶海內懽忻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詔從此林集以爲贓小事大戮非惟漢世後世亦有此弊人主

詳此能無惕乎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我
太祖承元人斁敗彝倫之後所謂大亂之世也
時以夷狄入主中國天地易置華夷混淆
綱常禮樂一切墜地彼其同類固無足責
獨我中國諸人或帝王苗裔或聖賢子孫
或前代臣子一旦捨我衣冠服其服染其
化習其俗甚至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
以爲吾中國之害受其爵祿爲之輔翼嚮
導感其照嫗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語言家

其倫類淪膚入髓知有胡人不知有吾中國子承孫襲以爲當然盖已百年是眞所謂大亂之世也苟不痛絶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滌其腥羶臭穢而復還我中國之綱常倫理哉

聖祖作爲條訓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涉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

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
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
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
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非得已也　文
子文孫當承平之時守
祖宗之訓一用平典以安黎民敷仁恩於四海

延

國祚於萬年丘 臣云不勝至願 臣盍不勝至

願獨恨楊左周高諸臣之死於非刑不得

完膚以歸塟也黥刺剕劓諸酷備嘗諸臣

莫控

先帝莫知其犯

聖祖大戒豈不顯著今第錦衣五彪處死李守

貞數人處死而已開言者暗唆者尚多偷

生幸免也念此文明之世大非元人膻

之世迹諸禽獸所爲無君無天更甚三元時

其斬

先帝好生之脉併與

祖宗仁厚之脉而幾絶者只徵之天啓六年火

灾地震死亾無算大可寒心此非亂國乎

姑不敢言重典第拔其尤者議死議戍一

以慰諸魂一以儆將來此萬不可已者其

矯

旨而得恩澤者數年之内尚不可枚舉獨不

可以爕要典者盡行芟除乎刑故無小今之嗾璫肆毒者故也坐視不救䩄顏戀位皆故也既逃刑典又以平常姑容之塡塞宦途妨害諸賢抑亦皐陶所必宥否是惟

聖明在上權之別之

定律令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夏作禹刑湯制官刑儆于有位皆有象乎略爾周禮正月始和布刑縣象魏使萬民觀挾日斂之是使民觀而知避也士師掌五禁以

左右刑罰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徇
以木鐸書之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曰誓
用軍旅誥用會同禁用田役糾用國中憲
用都鄙掌士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
令撟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此士師
三掌並欲民觀而勿犯也司刑掌五刑麗
罪墨劓宮刵殺各罪五百聽司寇斷辯司
約掌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治地治功
治器治摯次之宗彞戮掌司斬殺戮者傷

人見血不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誅之
禁暴氏掌禁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
言語不信者以告誅之此四官所掌合士
師三掌即後世律條之所自始必欲安民
不使相戕也呂刑言五罰必五言閱實其
罪是謂罰有定數因數而罰不可苟者又
言五刑之罰屬有多寡皆是正律因其罪
而爲之輕重者尢云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此言罪無

正律則原情斟酌以附所犯之罪疑重以上罪比之疑輕以下罪比之罪以辭爲王無差誤于衆人僭亂之辭法以今所用爲主勿用今所不行之法詳明上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察之必審而竭盡其聰明也穆王之意在贖罪重亦可贖大非大舜之所謂贖矣獨於無律之罪言比附言察審此則後世所當師者春秋左傳昭公六年鄭子産鑄刑書叔向責之日國

將亾必多制昭公二十九年晉范宣子鑄
刑鼎仲尼譏之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此
書鼎似非創爲盖先世所已有者但不宜
鑄爲定制少古人斟酌意耳魏李悝作法
經六篇漢蕭何定律令九篇叔孫通增爲
十八篇此律所自始文帝除收帑諸相坐
律令得虞廷罰弗及嗣之意又除斷支體
刻肌膚之肉刑而墨劓剕宮不行於後使
百世之下人得全身不絕其類大德也景

帝減笞定箠令所行多苛武帝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後姦猾巧比禁網寖密律令增多鄭昌言於宣帝欲刪定律令是矣併廢廷平則一偏之見也元帝成帝各詔蠲除無救於亂桓譚言於光武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較定此論可爲世法陳寵言於和帝以失禮則入刑禮刑相爲表裏此尤百世定律之要道子忠

請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亦有補於世教晉武之世有范堅駁邵宗代父爲奴之許有裴頠臨時議處之請劉頌以法令易議論皆足爲世法者隋定律令有十惡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並常赦所不原有笞杖徒流死五刑是後世所常用者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趙冬曦言於高宗

立法貴下人盡知宜直書其事切中後世律文之弊宋因唐至神宗更爲勅令格式而以勅禁於未然律恒存乎勅外歐陽修言令欲簡簡則明徽宗之初臣僚言引例破法請去例用律此亦切中後世用例之弊我

聖祖洪武元年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須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

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
厥中痛革近代比例之繁每一篇成輒繕
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
唐舊後復釐正定爲吏户禮兵刑工四百
六十條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定刑上稽
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備天下事情該
朝廷治體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
勞有歸一之體吏知所守而不眩於煩文

民知所避而不犯於罪戾誠一代之良法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者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

掌與夫

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

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伏讀

祖訓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

及令諸司職掌亦然可見　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事有律不律而

具於令者據文援證用以

上請可也律外有例出於一時之建議權宜以
救時弊者歳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刑官猶得以意爲去取儻
蒙
皇上垂念命廷臣會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
來至于天啓丁卯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
議取其可爲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
要語分類列條以爲一書頒布中外與
大明律並行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爲姦

矣又於律文有所未明者
簡命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標註定正名
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
差誤可也又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
著於本文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
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
法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碍明白
具 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
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 情罪相當而民

志不惑矣臣括丘臣之言類為奏請願
皇上以舜意行之
制刑獄之具　舜典鞭扑官刑教刑而已
益稷撻以記之卽扑而已是為後世笞刑
之始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教刑而
已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恥之使
改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拲桎梏三木異
施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
往吝此始蒙當任之象坎上六係用徽纆

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此終坎當任之象合觀桎梏徽纆皆刑獄之具脫則吉係則凶教人之遠罪也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此噬嗑當任之象上九何校滅耳凶此終噬嗑之象合觀二校亦刑獄之具滅自取不滅亦自取欲人之遷善也漢興詔獄逮及絳侯周勃自高后四年始然猶詰廷尉後乃有上林詔獄鴻臚詔獄不復典于刑官矣景帝即位之初即用丞相劉舍御

史大夫衛綰言定箠令減笞法易笞背爲笞臀易刀鋸以竹箠竹有式人不更大全人命然其數猶多也章帝元和初詔及秋冬理獄禁掠考鉆鑽之刑念其毒痛怵然動心仁人之言也孔融言于獻帝仍如文帝不復肉刑以宮人開人改惡之路隋定五刑之後唐因之訊杖有式老幼癈疾官品有議宋因之定折杖制刑具各有等第獨是神宗以來詔獄屢興南渡後秦檜屢

與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
內外臣民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潛移國
祚良可痛悼元制五刑視昔尤繁死罪斬
絞外又有凌遲處死之法法愈慘國愈促
不可爲訓者考歷代刑具當以所減者爲
主行刑具當以刑官爲正以詔獄爲大戒
宋儒楊時言特旨非先王之道天子豈應
以殺人爲己任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止
宜罰金曰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此說甚

好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如時此言縱特旨殺人出自天子不出自刑官則是天討之典不與國人共之大非先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況天子不知矯旨肆行加罪人以非法之刑並出權姦手乎嗚呼國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設之獄罪無大小皆有所司又何用別開門户使權歸于一人禍及于無告耶此弊端之最大

者不可不重懲而嚴禁也我

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爲横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三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較勘如式然後用

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尤輕焉

祖宗好生之仁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延及丘臣之世已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違

祖宗之法實傷天地之和丘臣此槩良足寒心延及今日更有大謬不然者州縣之拷掠違法多端不忍詳言

朝廷之上詔獄繁與錦衣攘權刑部莫爭遂至
行逮行拷備嘗異刑苦不能死死無完屍
天火地震明為忠良舒憤冀回陽春恬弗
之畏等之一死搆古來未有之慘毒造宇
宙所無之孽障
祖宗慎罰恤刑神棲太廟豈忍睹此為引君志
仁之臣必思成君之美不成君之惡美莫
美於好生惡莫惡於好殺當楊左六獄成
日司政府者誰胡無揭救司科道司三法

司者誰曾無疏救尚代招詳刊行要典及周高七獄成日不救坐視亦復如是此惡追論僅一削職足當天討耶夫詔獄之不宜與刑具之不宜重凌遲處死之不宜議此三大政所以廣

祖宗之仁易

先帝之失培後來之脉關係不小願

皇上首克此仁心焉

明流贖之意　舜典曰流宥五刑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此流放竄殛四凶者即所謂流宥五刑也舜初行之一以懲惡一尚屏之遠方冀之遷改仁行法中也帝曰皐陶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此於流宥中猶以情之輕重爲地之遠近仁至義盡所以爲聖人之法也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州里者桎梏而坐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次下遞減使州里任則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中下舍有等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凡圜土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此三掌一坐有罪之民於嘉石尚冀州里之保任以開自新之路一收有罪之民於圜土尚冀

其能改以開收教之門一使五罪之民各有所守以全一時之生莫非仁也舜典入於五刑者情輕法重故爲流以宥之則是流者不復刑也且有流而無徒也漢文帝除肉刑完爲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類皆徒刑而無流光武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餘贖輸作有差明年詔罪囚屯邊妻子自隨晉武帝時劉頌有防徒爲盜之議隋定新律流徒各有年限唐之流刑既定里數又

有加役流宋因唐制每流加杖而又配役分隸鹽亭役使又仍晉刺面法羅點言於孝宗欲減刺配是罪外又罪重之以刺面使人雖欲自新而面目莫施憤而爲盜是以有宋江之禍是上之不仁釀成之也舜典金作贖刑贖鞭朴而已呂刑之所謂贖遂行之五刑併大辟亦贖矣是謂鬻獄縱人爲惡大非舜典之意孔子錄之盖以示戒馬端臨反稱爲哀矜惻怛之意非所以

爲訓也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而已非以歸之内藏也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是富者有財非徒免死因而得爵矣孝文時納晁錯之說募民納粟塞下得以除罪是將以重穀遂以輕刑矣武帝天漢中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是錢可買命死者無抵矣宣帝時西羌反蕭望之駮張敞入穀贖死之議以爲開利路傷成

化此得古意宋朝贖法太祖太宗仁宗均以待輕刑非獨以優見仕之臣并親屬亦蒙其澤非獨以待當世之臣并前代之臣子孫亦沾其惠此亦厚意然視舜典之贖僅行之學較以寬鞭扑之刑養士大夫之廉耻者則天壤不同矣合論後之流贖總非虞廷之流贖流改為徒周未明言已有其意罪視流為輕贖不用之兵反以為利已不可對民況以免死又以拜爵均為非

法我

朝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所謂流者率從寛減以為徒眞用以為流者葢無幾也

國初贖錢一十九等自一百文以至四十二貫第立制以為備不盡用也後或隨時以應用而有罰米贖罪之比然皆以貸輕刑爾其眞犯死罪者則否富者不以財而幸免貧者不以匱而獨死其制刑視前代為輕其用刑視前代為省宜民心之親戴

國祚之綿長乎近年以來詞訟多留滯徒杖多納贖贖以積穀者什二贖以潤槖者什八議稍有力贖什五議有力贖什五無力而議有力誰念妻兒之責一招而多罪贖寧免監比之苦指修學較學較未修指造公宇公宇未造入官有罪贖差役庫役有需索批詳取盈罪贖官聲此起指贖先行票取賠償是誰罰穀一百二百更不堪聞印契借索多數百金小民無告非虛語也

今以守令之清貴之撫按司道苐防火耗
抑亦防罪贖乎防諸罰乎防契借乎臣姑
槩言之
皇上幸竦聽之
詳聽斷之法　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言上剛下險德
險而健所以爲訟九二主訟初三孚而有
之一窒一惕二五得中吉以上四之終而
成訟則涉大川而凶不可成而不成利見

五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此五爲訟主聽四上不正之剛初三不正之柔與二相得訟端以息故吉吉在五之中正諸爻皆由之無訟也此中正不在聽斷之時而在平常之德也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此以四剛爲梗等之乾胏初上噬之五得初乾之金上離之矢不期合而合以四之艱從五之貞則宜而吉五之貞大畏民志故四

之覲知罪自反也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以孝友爲人之大倫不孝不友甚于元惡大憝以子之不孝致父之不慈以弟之不恭致兄不友此民彝之大可弔

者我爲政之人正天與我以民彝之主此不得罪民彝泯滅天意謂何速以文王之罰罰討之刑茲無赦是乃所以法文王之明德亦所以奉行天討也呂刑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言聽獄以簡核爲本簡核不在聽言而在稽貌貌實可信則信之貌無可簡則弗聽之簡在帝心莫非天威俱嚴天威以天視衆不以衆視衆也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以雀穿

屋鼠穿墉責人之訟以室家不足亦不女從決已之守貞女之志非召公莫聽利見大人故有此訴也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此於民訟則正以本圖兩正而訟平民心所由服也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必束矢然後聽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然後聽此言不偏聽必兩造必兩劑不獨任已見以民之自輸一直自決如金然後聽之所謂中正也小司寇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曰辭聽色聽氣聽
耳聽目聽此五聲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以得情爲求非中正不可也士師之職凡
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爲約劑此以訟
起於爭財財之不明在約劑之多僞正必
以是中正道也總之爭地爭財之訟常多
五聲求民情中佐之以圖約矢金中正之
聽非大人不能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此以大畏民志爲使民無訟之本大畏
者明明德之大人不在聽訟時求中正也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
要囚此斷議死之囚謂之要囚不敢輕自
大蔽必服念之久于不可生中求一生路
求之不得然後大蔽盡吾心也呂刑曰兩
造具備師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其審克之此以兩造之備爲衆人之聽以衆人之聽質之五刑之辭必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辭與刑參差不應則刑有疑刑疑乃質之罰罰又疑乃質之過赦過赦中有故出故入之疵病則威勢反報女謁賄賂干請五者決不能克有一于玆以所犯之罪罪之審之詳而盡其能全在于此無疑又求無疵無疵必防五弊所謂審克也又曰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此言罰以懲惡雖死罪然民重出贖亦
甚病者折獄欲得其中不在佞才而在溫
良之德良折必察辭于差差在非從惟從
之間卽是察之本哀敬之心詳明法律與
衆占度庶幾無忒然後刑罰擇人盡心備
辭所謂審克也又曰明淸于单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此言獄辭有单有兩单不可聽必兼聽之兩兩又不可互聽必折諸中用明清心行中正道私家之見不中不正是明清所必戒者私家在五疵之外又是一疵更當審也聽斷之道愈審愈精蓋如此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此太宰所掌之六典八法八成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刑以輔乎

禮樂政之所不及乃見禮樂刑政交相爲用王道也小司寇以五刑聽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情訊至旬巳慎又必讀刑書而後用法慎之又慎卽大易所謂緩死康誥所謂服念也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以察爲政令察之中有斷有弊有致不察不敢詔是士師之慎也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

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此治獄皆有限期以地之遠近爲差期外不聽防目多奸多息訟之道也

凡有責音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會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此聽貧民之借債亦聽富民之取息但以券書爲憑不可多取息以剥民有國法在死亾有證亦爲追償此亦曲體民情而使之通也司刑若

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
以辯罪之輕重此司寇所不得獨專必藉
司刑以爲之詔辯慎而又慎王道也王制
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
無簡不聽此言刺訊必三以簡爲蘄不簡
雖旨下必諍正明在此所以爲大忠也又
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
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

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已成獄辭必二聽三告又必參聽一告重以三宥然後制刑先王之慎獄蓋若此也曾子教陽膚以士師之道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哀矜勿喜之心即舜欽恤之心失道之念猶病之念也唐德宗時陸贄論慎議獄一日竇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悒判臣得

以爲辭參罪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
細一曰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辯
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
矜聖王不責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不責
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此二言者辭異意同人主於聽斷之際不
獨宜存哀矜尤防他變也宋有李綖言於
仁宗曰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
而教化未能導其所善願詔刑部類天下

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臣僚言於孝宗曰律言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此二言者一欲歲知重罪以布教化一禁狀外求罪以舒陽和是亦慎刑意也合聽訟斷獄二論總不出舜典欽恤一意我

朝之制凡有刑獄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

理寺具成獄上請　朝及秋後將處決乃
集文武大臣會審于　外廷此即王制所
謂三告參聽也近年以來不行法司而行
錦衣錦衣巳鞫之人勒令刑部招詳理寺
若弗聞也大違
祖制諸無參駁聽斷之差自
朝廷始安所責於各省郡縣耶其聽斷之乖謬
總不出呂刑所謂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
來五者而已縱無五疵而私家之害民亦

無告刑罰不中手足無措在在皆然灾害
並至今不幸而類是矣
聖明在上何以恤之何以恤之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
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
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八辟麗邦法附刑
罰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
議賓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
皆不為奴掌囚掌戮於王之同族者與有

爵者罪所當殺則殺之甸師氏毋使人見與刑人於市者少異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罄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

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此句人即甸師氏不於朝市隱之也王欲宥之存睦族之仁也有司必辟盡執法之義也辟而素服親哭始終仁意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大戴禮解曰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别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

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曰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春秋左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與此以叔向之

不見宥病晋之不厚恤賢能也漢待公卿
大夫與士庶人無等級皆襲秦氣象蕭何
不知改遂身蒙械繫惠帝雖差立條式然
特爲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
誼[illegible]言以諫曰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無戮辱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
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
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笞之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帝嘉納之養臣下有節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宣帝詔父子夫婦祖孫得相匿又詔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此爲二美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廣武帝二千石有罪先請意成帝從谷永言不發大臣閨門隱姦臣猛等爲王嘉請寬罪言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爲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此可爲後世法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於家疾病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此制近古太宗詔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候進止此以不引無由面訴反類於刻張說爲裴伷先奏免決杖言士可殺不可辱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此言已悟明皇尤可爲後世法觀周禮禮記所言當原之辟

古聖王已有美意漢唐以來未能如古而
諸臣所述聖王美意足爲世法獨今魏璫
諸毒冢宰總憲等官死於非刑大臣遺命
以讀書入仕爲戒此甚不可使聞於天下
者
聖明在上何以痛易此薄耶
順天時之令　周禮大司寇正月始和布
刑縣象挾日而斂小司寇正歲帥屬觀刑
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布

四方憲刑禁乃命屬入會致事布憲掌憲邦刑禁正月執旌節宣憲刑禁詰四方達四海凡邦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禮記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孟秋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命有司

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季秋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孟冬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凡此皆先王順時令以輕重其刑莫非仁也漢陳寵言于章帝斷決死囚必以十月後是遂以爲定制魯恭言于和帝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隋文帝六月殺人反謂則天雷震唐制京師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諸置漿飲月一沐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家一人

入侍歲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閲獄囚杻較糧餉治不如法者宋太祖念暑氣縲繫之苦詔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户洗滌杻械貧給飲食病給醫藥輕繫小罪卽時決遣無得淹滯歲以爲常太宗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察閲所奏有禁繫至三百人者申嚴淹獄戒令許取保在外且令所司件析其事日以聞是皆得先王恤獄遺意者今日

刑部獄禁動踰千數盛夏隆冬能矜視否其在天下非時囚禁更不可問求如古聖王之順天時以恤諸獄者不可多得矣

聖明在上意周到及此乎

謹詳讞之議　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八言者萬世讞疑獄之權度也君陳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

宥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此即宥過刑故二意所以心舜臯之心也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王制曰附從輕赦從重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此俱體罪疑惟輕之意而善

用之也漢高祖詔疑獄吏不能決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謹具奏聞景帝詔諸獄疑若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又詔疑獄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武帝時倪寬爲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宣帝置廷平季秋後請讞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晉熊遠言于元帝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合經傳不得直以情言又情開塞隨宜權

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
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秘書奏報貞觀中太
宗不欲以一律斷四獄詔凡大辟罪令尚
書九卿讞之重人命也時餌人以物而坐
其贓罪裴矩以非道德齊禮之義遂止弗
行又詔死罪行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
書平議之皆美政也宋仁宗詔天下死罪
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

勿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讞者多得減死哲宗從刑部言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獄之間務令忠恕高宗不允彈劾疑出罪案恐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此亦仁言也孝宗從臣僚言大辟罪案當聚錄時先覆視案明然後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冤枉者獲

伸此漢晉唐宋言行之善讞獄者所宜取
法也其所讞之獄於有疑中無疑亦有龜
鑑在梁人有後妻殺夫其子殺母梁相欲
殺其子孔季彦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
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此下手之時
母名絕矣方之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
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爲逆也梁相從其
言漢武帝爲太子時論訪年殺繼母之獄
曰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

矣此言與季彥同長讞識者一成帝時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事發丞相議欲坐之廷尉孔光駁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等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洵然長讞識者二哀帝時丞相薛宣不持後母服給事申咸毀之宣子况令揚明斫傷咸衆議兩棄市廷尉直駁議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兇以父見謗發忿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陷死刑不可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兇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公卿是之洵然長灂識者三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重罪兄減弟死中常侍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當腰斬帝問郭躬躬對日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繆於是爲誤誤者於文則輕賞罰金帝曰章與因同縣疑

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洵然長讞識者四魏夷毋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已産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

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洵然
長獄識者五唐玄宗時武强令裴景僊犯
乞取贓積五千匹上怒令積衆殺之大理
寺李朝隱奏曰景僊犯乞贓罪不至死其
曾祖寂締搆元勳其家曾陷非辜誅夷惟
景僊獨存宜入議條且一門絕祀情或可
哀願寬臯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詔不許
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
條臣下當守據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

無刑因乞爲贓數十匹止當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取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洵然長讞識者六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州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自死議抵宗元上狀觀察謂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

惟輕之顧洵然後穆宗時康買得年十四救氣將絕父持木鍤擊拉父者首見血死有司議抵刑員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請減等處分此與柳議同長讞識者七敬宗時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議償刑部尚書柳公綽議尊毆卑非鬭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洵然長讞

識者八宋神宗登州有婦阿云母服中嫁
韋氏惡夫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議
減死諸議不定詔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
議二人議異詔從安石減死議衆論亙執
終從安石光議則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
職也原情制獄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辯訟
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
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
事爲二事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

之論乃文法俗吏之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宄得志豈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致耶

丘臣盍取光議決之以禮謀殺親夫論死無疑長讞識者九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鄰舉州欲貸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口不足定罪

且下民固宜哀矜然以妻ㄔ之愛旣殺其
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害人
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神宗名教至論
長繖識者十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逮
問則婦之父爲人毆死楊亦與焉坐獄未
竟遇赦免婦仍在其家判官欲併罪婦攝
守陳振孫謂楊罪時當勒婦休離丘臣謂
義絕恩亾宜離長繖識者十一壽州民有
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者州司以不道緣

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是謀殺不當坐其妻洵然長讞議者十二謹詳讞之議必酌於禮此禮刑相爲表裏公平正大之論所以爲王道也我

朝每歲會議重囚豈專信三法司第大臣一時會集法司承行官吏雖即其犯由當衆宣讀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時猝急未易詳究乞爲　明制先會議期法司備將會議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擬通行知

會中間若有可疑可矜者詳具開列當衆
辯詰聯名以　聞如此則會議並不爲虛應
故事而民之犯罪至死者無冤矣
聖祖朝儀最爲嚴肅雖反逆大罪亦不當
朝引見惟於所獲强盜則連贓仗引赴
御前非無意也蓋恐不逞之徒誣執平人以
希陞賞使有冤者得以對
天顏告不至爲人所隔絶也嗚呼
聖祖之心天地之心也爲臣子者推此心以詳

讞寧直盜情一節已哉
俾冤抑之情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
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
於上而罪其長朝士掌外朝法左嘉石平
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大僕建路鼓于
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
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此成周
盛時思所以通幽隱之情防壅隔之患設

肺石使窮民得立朝士得達司寇司寇得達之王設路鼓使冤民得擊御僕得達太僕太僕得達諸王無窮不達無冤不伸和氣暢達地天交泰蓋以此也漢明帝時窮治楚王英謀逆獄累年數千人多引列侯侍御史寒朗上書言誣帝詰則曰虛引冀以自明帝怒捶朗一言而死則言公卿共言出不如入可無後責及其歸舍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冤無敢爲陛下言者臣今所

言誠死無悔帝意解三日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是明帝之出千餘人者寒朗恐死代伸諸冤抑也苟無朗之恐死一伸幾何不陷明帝於恐坑乎唐高宗尚親錄繫囚時唐臨爲大理卿諸囚獨無號呼訴問則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是唐民所以無冤者唐卿公平能不冤之也苟無卿之公平高宗何自見囚之無號乎武后雖好

殺獨容徐有功之爲龐氏訴冤已被薛季
昶讚論死嘆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既
食熟寢召問失出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
好生聖人之大德由是徐有功者非獨舍
死爲民伸冤兼亦救武后之大失也其曰
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可爲人臣陷人之
戒又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可爲人主斷刑之鑑之三臣者爲唐卿
易爲寒朗徐有功難臣獨追論萬環之立

斃無一敢死之臣以爲之力爭遂致有楊左六臣之冤殺楊左六臣之冤殺無救遂致有周高七臣之一網打盡也寒朗徐有功之不再見于今日所關繫世道不小冤抑之不得伸前車固然後車抑又何如日愼一日臣於

皇上有厚望焉

愼眚災之赦　舜典曰眚災肆赦此萬世言赦罪之始蓋就一人一事之過誤而言

非槩赦天下以市恩也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此亦赦其有疑者耳非槩行蠲除也周禮司刺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宥曰惷愚此司刺之宥赦明有所矜而後行之非槩施也易解之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此王治難而言赦無心之過併宥難赦之罪而緩治之以俟悔悟懲改解于未難之先夙

之風者非罪與過等槩行一赦也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此書以著莊公之失大眚皆肆而放也後世大赦天下其原蓋出於此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赦者小利而大害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遂爲後世改元大赦之始大赦而無赦於二世之

亡是可爲戒而不可爲法也漢高除秦之苛九赦猶可言也文帝承呂氏之後四赦猶可原也景帝之五赦武帝之十八赦昭帝之七赦宣帝之十赦成帝之九赦何其爲良民計則不足爲姦民地則有餘與元帝十赦匡衡言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光武親問吳漢病中所欲言則曰愼無赦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荀悅曰夫大赦

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諸葛亮治蜀十四年纔雨赦詰之則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矣唐太宗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小仁者大仁之賊馬植言於宣帝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赦罪錄姦或合天意雩冤決滯乃副聖心也後晉張允駁赦論曰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而

變災爲福是則天助惡人也唐莊宗赦癸唐諸陵温韜反賜姓李遣還郭崇韜謂罪埒朱温復居方鎮天下義士謂我何宋三歲一赦於古無有景祐中有言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元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胡俗無足責也無事而

赦固非美事有事而赦又不能守使失信於人如張方平言於嘉祐之朝者尤非國家善治也仁宗下詔禁理赦前事乃爲得之我

朝于初

登極則赦立

皇后則赦建

太子則赦遇災眚則赦雖未嘗無不赦之制而亦無必赦之期故犯罪者咸得以自新而

奸宄者不可萌僥倖且于宥罪之外或蠲
其逋或寬其征而于六辟之罪十惡之流
則在所不赦焉可謂得乎權宜而不失乎
常典矣丘臣謂赦文初作條件初擬也必
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
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礙必於事體無違必
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
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
寬征也其事必可已後決不至於再作其

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
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
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
所須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臣
尤追議
皇上登極一詔應赦不赦應亟赦不亟赦黜焉
無光儆此者誰惟不追論故貪慾無忌者
至屢見
聖諭痛洗一小洗不成其爲

朝廷矣敢因上言赦而併及之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有鬬

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此見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此主人之私情而言若論公法當以所得之罪輕重而善調之使之無亂可也春秋公羊傳因伍子胥報讎而言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此葢列國諸侯報復之事非王法也唐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昻駁議宜正國典然後旌閭墓柳宗元評曰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寃

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律無復讎條經有之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殺之與報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指也玄宗開元中詔御史楊汪案都督張審素罪復被告與總管

董元禮謀反元禮以兵圍汪脇使雪審素罪吏斬元禮汪得出以審素反聞斬之沒其家素子瑝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係表於斧言父冤狀爲有司所得張九齡等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陳不可帝亦然之詔付杖殺士民憐之胡寅議宜矜其志免死流放丘臣議先王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

垂訓使人人知殺人之親父者必死殺已之親父者必報而皆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忍以怠其死也韓柳兩議是而未盡宜依周官朝士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孟子曰惟士師則可以殺之明不可擅殺也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

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寃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仇者並死而流放之如胡

氏之所以處張理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讎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簡典獄之官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汝作士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
而夷賊合刑兵與刑未嘗分也周官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此司寇卽虞廷之
士師詰於未然刑於已然詰尤先也立政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繇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此呼太
史必書蘇司寇敬獄長國以爲世法法之
在愼愼在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勿以已
誤此法莫非培植基本之意吉人常人有

克宅也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
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此成王告
君陳以辟宥勿輕徇君必恊於中也呂刑
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
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推典獄用刑之敬忌與天爲一非其人
必不可典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曰

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此
告諸侯以政獄並司典即是天牧而監伯
夷懲有苗必擇吉人觀刑中無威貨兩狥
方是天德也周禮刑官屬大司寇卿一人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
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小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羣
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鄉士掌鄉民數

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辭辯獄異死刑罪而要之旬聽于朝司寇聽之斷獄弊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此刑官以士名盖本諸皐陶謂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不可居此官誠重之也漢有張釋之爲廷尉持天下平犯蹕者得減死罰金盜高廟玉環者得免族棄市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唐

有戴胄為大理太宗得忍小忿而存大信
有崔仁師為御史不自規免罪必以一身
易十四人之死當武后酷吏淫虐之日而
司刑丞中乃有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宋
太宗始用儒士為司刑判官深得成周用
士之意於法司常員外專置官以閱案牘
及推勘大獄臨遣必諭旨優賜竣事又召
見詰問置諸路提點刑獄司置審刑院於

禁中兼置議讞官六員是宋人之詳於刑
官不輕視此刑也我
朝設刑部尚書侍郎而十三司郎中員外主事
分隸其事會同都察院問明罪獄必送大
理寺俟之平允然後定罪若罪名不當駁
回再問既允然後聞奏取旨謂之三法司
事體歸一可爲萬世彝典外置提刑按察
司雖糾察一道官吏不專於刑然所重在
刑也且必甲科通經術知道誼者爲之遇

有刑獄按律處罪律所不載及有可疑者
引經斷獄取裁於
上可也典獄之貴得人盖如此夫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此二語全是好生之心痛以命之士師
可爲萬世用刑者一大公案何以欽何以
恤何以爲刑之恤生生之意溢于言表不
恤非所以刑不欽非所以恤不欽欽又非
所以欽司寇以五刑糾萬民意必用刑罰

也乃不施其刑而惟功命德能愿之是上
不察其罪而惟力守孝職恭之是糾曰上
者聞其善而使向慕也曰糾者糾其過而
使歸正也初何心于用刑乎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意必施刑罰也乃八辟當刑固
不狥情而違法八辟當宥亦不記過而忘
功入金入矢因之以爲禁也嘉石肺石因
之以爲教也初何心于用辟乎無心于用
刑方是欽恤此刑無心于用辟方是欽恤

此辟後之希慕欽恤者多失此意有能於用刑用辟之際無枉無濫者是亦杯水之恤而亦不可多得矣漢之文帝禁網疏濶得一張釋之爲廷尉幾至刑措是杯水之恤也宣帝憯殺趙蓋韓楊而有地節元康詔明帝已成楚獄而聞冤夜起彷徨曷恤焉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詔罪人無得鞭背又令決囚者皆三覆奏是亦杯水之恤也玄宗濫刑日受大理獄院鵲巢之賀焉

宗已用李林甫繁刑然李絳先德化言曷
恤焉宋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世四
凶之罪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繇
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太宗嘗
親錄繫囚近臣或諫勞苦帝曰儻惠及無
告使獄訟平允何勞之有是亦杯水之恤
也高宗紹興中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
許大理寺奏審此許奏審似乎不輕殺人
然與其許奏於後何不慎旨於先特旨一

出何敢多奏曷恤焉總之欽恤一念持之
自刑官者小而狹布之自王心者大而普
唐太宗以近日刑網稍密問大理卿劉德
威則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大主好寬
則寬好急則急臣謂在主上不在羣臣此
身要之論第曰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
此迎合自免之邪說非執法臣子之通議
也我
太祖命官錄囚曰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

則流入苛刻又

諭憲臣曰欽恤二字用刑之本

太宗戒都御史陳瑛曰治獄以得情爲難爾等

分遣御史宜以慎刑之意書于簡以授之

又

諭錄囚諸司曰刑以除兇人若心不存則察

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此

祖宗屢爲欽恤之意肫切傳諭可爲後世法程

者法之自刑官何如法之自

皇上

皇上一念之欽恤何如念念之欽恤臣敢以是

爲芹曝之助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民此以刑罰之不中病根在屈于威誘于富民怨天怒苗必逮身是萬世典獄者之永鑒

也又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蓋言私家之害以鬻獄而得貨以得貨而罪積以罪積而禍極非天之偏禍乃人之自取禍不及人無所畏善政莫及于民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此以刑之不

濫爲明以刑之淫逞爲不明所以不明者先不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也秦不師古專用嚴刑自衞鞅而已然始皇并吞之後囹圄成市漢高除諸苛法遂爲秦民之湯武孝文盡除收孥相坐律令而漢脉方延孝武好尊用酷吏而張湯趙禹佐以煩苛腹誹一律陷民死地路温舒言於孝宣欲除誹謗以招切言帝豈不善之詔立廷平而以妖言殺楊惲則亦與孝武等酷耳章

帝之世猶有文致之酷為陳寵所議桓靈之黨錮則羅天下之忠直盡入陷阱言之痛傷崔挺諫魏文曰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夷族此除洵仁人之言先許勳貴以不死及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魏元丕之不信失在初之輕許也以錢帛遺人得犯立斬每於殿廷行之是隋文帝之慘急失在姦詭以繩下也周興來俊

臣以羅織媢女主後致不信而自取禍李林甫用羅鉗吉網以起大獄而玄宗他孝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收捕吏踰三百唐以日蹙宋至和中宦官之家宮他人子以爲巳嗣至有吳及之諫紹興中私鹽刑禁太重遂迫而爲盜理宗崇尚道學而監司守令乃爲嚴刑苛法至有腦箍超棍之類宋以立亡濫縱之失歷數之可爲永鑒我

朝以仁立國宜無此失而刑官有違法濫縱者
不以 上聞此類甚多京師罪人不由刑
部而繇 內批者尤自不少人怨弗念天
變弗畏此何以順天心壽 國脉乎及今
不戒後不可爲楊守陳曰持天下之平者
惟已至平乃能平人今世之有司暗者因
惑以昡實而明者或任察以求疵柔者懦
怯以弛威而剛者或暴虐以方命貪者曲
法以狥私而廉者或矯情以賣公刻者文

致以誣善而怨者或姑息以從奸皆不得其平矣而況所謂至平者乎於是有罪者逃刑無辜者罹罰訟之不得其平也甚矣

臣謂天下之不得其平者豈獨有司哉

朝廷之上不得其平者此類甚多孰爲平之譏輔之地自宮其子以求選用者不可勝記選入之初不擇德性不慮後禍罪大惡極日方死於法尤追根無已其一人失生千百人絕後大傷天地之和更無念與今

上嚴禁造福不小